

江西考古资料汇编

《瓷窑址及出土瓷器部分》



江西省博物館編

1977

前 言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省文物考古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发掘和收集了大量珍贵文物，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史观，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政治意义。

为了更好地贯彻毛主席“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使文物考古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将已公开发表的有关江西文物考古的文章和一些内部资料汇编成书，分册印行，以供研究参考之用。由于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江西省博物馆

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

江西考古资料汇编

〔瓷窑址及出土瓷器部分〕

目 录

关于唐代洪州窑的问题	江思清(1)
吉州窑遗址概况	江西省文管会(3)
最近调查古窑所见	陈万里(6)
景德镇几个古代窑址的调查	陈万里(7)
吉州窑	江西省文管会(11)
杆州七里镇发现宋代窑址	王咨臣(13)
复查七里镇古窑址	郭达渭(14)
临川县白浒窑调查	杨后礼(15)
中国历代造瓷窑厂分布区域概况(摘录)	傅振伦(17)
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各期碗类装烧工艺考	刘新国白焜(17)
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复烧工艺初步研究	刘新国(27)
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吉州窑瓷器	江西省博物馆(39)
介绍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瓷器	李家和(41)
永丰出土一批南朝青瓷	彭适凡(42)
南昌市出土唐代白瓷	余家栋(43)
江西景德镇市郊出土的宋瓷俑	彭适凡(43)
江西分宜和南丰出土的宋俑	彭适凡刘玲(47)
江西波阳出土的元代瓷器	唐昌朴(48)
江西煊川、南丰窑址调查	江西省文管会(50)
江西乐平、龙南两县发现的古窑	江西省文管会(54)
横峰古窑址调查	江西省文管会(57)
弋阳古窑址调查	江西省文管会(60)
江西横峰、弋阳窑址调查	江西省博物馆(61)
乐平窑上华家瓷窑址调查记	郭达渭(64)
江西乐平明代青花窑址调查	江西省博物馆(65)
江西出土明青花瓷珍品选介	江西省博物馆(70)
南城县株良公社古窑址调查记	胡义德(72)
从明吴昊十墓志谈吴十九	江西省博物馆(73)
介绍江西出土的几件瓷器	唐昌朴(77)

关于唐代洪州窑问题

江 愚 清

洪州窑首先见之于唐陆羽“茶经”。陆羽品评当时瓷器，把洪州窑列于第六，在岳州、寿州窑之间。他的缺点是“色褐，令茶色黑”。

自从茶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后来一般陶书就据此而衍出一个洪州窑的名称来，把烧造的地点注明在南昌；因为望文生义，南昌原来是洪州治。

这是有问题的。历代称窑的习惯，对唐宋瓷器产区，都是就大地名以名窑，如浙江杭州、绍兴等地的瓷窑则概称越州窑。河北内丘的瓷窑则称邢州窑。曲阳的瓷窑则称定州窑。以定州辖区最广，包括保定、正定、平定等地，及于河北、山西两省；在宋代，甚至及于宋、辽两国边境。窑名与产瓷地点往往相距几百里是不难辨别的。

洪州窑也是如此，所以烧造地点不一定是南昌，而却是浮梁景德镇。浮梁在唐初尚未设县，景德镇是属于波阳一部分，称新平镇。波阳为饶州郡治，饶州在唐则属于洪州大都督府。所以景德镇在唐以镇名则为新平（或称昌南），以县称则为波阳，以郡称则为饶州，以都督府称则为洪州。景德镇瓷被称为洪州窑，则正据其大地名而言。洪州都督府治于豫章，在唐代也把景德镇瓷称为豫章所出，如唐书地理志就说豫章郡出产瓷器，这与把景德镇瓷称为洪州窑是一样的。

到了宋代，地理行政区划有了变更，饶州与洪州平行，为江西南部都督府以属之。故宋代景德镇瓷不叫洪州窑，而叫“饶州窑”，其官窑出品称之为“饶州御土窑”，一般作品也都有“饶玉”之称，这也就是那时瓷器不以产地名而仍以大地名称之，与当时的州窑，定州窑，磁州窑等都同属一例。但正因为景德镇窑唐宋所称异名，也就造成了一些人误认为洪州窑产自南昌。

再就唐代设置窑务官看，唐代在景德镇设司务，专督窑。襄陵名宦志载：“唐褚璆，字玉衡，晋州人。景隆初（公元707—709）为新平司务。会洪州督府奉诏献陵祭器甚迫，驰驱辕门，力陈岁歉，户力凋残，竟获止”。这不是明明洪州督府把烧造任务交

与新平司务吗？假使洪州所治南昌产瓷器，那应该有南昌司务，应该有烧造瓷器任务，而不必新平司务驰驱门去力陈岁贡求免了。

一般陶书，所列洪州窑，係由“茶经”中洪州窑所行派，在陶书字里行间也容易看出。在洪州窑下，除载明在南昌烧造外，则又根据“茶经”作者时代说是唐时烧造。瓷器特色也只据“茶经”说是“褐色黄黑”。此外，关于形制以及衰落时期都无交代，因为这是“茶经”中没有的。

于是有些日本学者如上田恭辅、渡边素舟等，因为洪州窑的下文无交代，便把吉州窑来安上洪州窑，说吉州窑是洪州窑后身。他们为什么不说是景德镇是洪州窑的后身呢？就地区远近距离说，景德镇到南昌的里程较之吉安是要近得多的。他们之所以指出吉州窑，就是因为吉州窑烧造瓷器是始于宋代，由宋景德承袭的洪州窑是可以凑得上的；而景德镇烧造瓷器则远在六朝即已开始，如果说谁是前身谁是后身就很难言了，所以他们宁取吉州窑为洪州窑后身之说。但除了朝代先后外，他们并没有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吉州窑为洪州窑后身的确据。

更有必须纠正的，是渡边素舟把洪州窑说成了明代弋阳瞿志高所烧的窑，并误定其名曰“洪西窑”。这把时间空间都错乱得不成话。他的错误来源，是由于不了解朱琰“陶说”中的文义所致。朱琰“陶说”卷三关于洪州窑一段文字如下：

“洪西窑，唐在洪州，今南昌，见茶经。弋阳县太平乡，处州民瞿志高等来烧造，亦有窑。其后饥民为乱，嘉靖间即横峰窑镇地改立兴安县，遂废。弋阳之湖西坑，以陶为业，所造钵罇如瓮盘碗之器甚粗，给工匠之用”。

这段文字，内容是在说明江西瓷窑之分布，第一节叙洪州窑至“见茶经”句止。以下说弋阳窑，到“给工匠之用”句止。一个是唐朝，一个是明朝；一个在南昌，一个在弋阳。渡边素舟没有看通，把两事合为一事，把两朝作成一朝；更把“湖西”改为“洪西”。就方位说，弋阳在南昌之东，怎样称为“洪西”呢？这种附会甚为可笑。但我国有些人在研究陶瓷史实时，总喜欢引用日本人的说法，如果不加以抉择，那是容易将错就错的。

要证明洪州窑是景德镇窑，最要紧的还要看近代出土之物。1953年景德镇附近的石虎湾（离镇二十里）发现了唐代景德镇许多青白瓷器据陈万里说那种青瓷釉心有釉，色泽较是灰沙出土的东西。青釉带黄，像一般人所称的

蟹壳青，但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就是所谓橄榄色。施釉极薄，有极细的纹片。还有青釉的洗，平底不挂釉，浅碗外面有凹纹，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就大体上说跟岳州窑近。

根据陆羽“茶经”说法，洪州窑釉色正在岳州与寿州之间，就石虎湾发现的唐瓷看，它与“茶经”中所说是极其相符的。

或许又有人援引日本人小山富士夫的“支那青瓷史稿”，说日人藤冈了一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江西，获得洪州窑青瓷花瓣纹皿一件，并说明洪州窑址在南昌南部一里许的地方。这个更为牵强，藤冈了一在南昌获得一件瓷器，就决定它是洪州窑器，已经是就地命名，不大可靠，而又以这件瓷器的获得，更贸然地确定它的窑址，那尤其是欺人之谈。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南昌，还没有发现过古窑址，就是制瓷原料也很少发现，所以我认为唐代的洪州窑，即是景德镇窑。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吉州窑遗址概况

江西省文管会

吉州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它的产品现在虽然还有流传，但当时制造的情形如何，以及它的有关史迹，一般人都不太明瞭，过去，在这方面也很少做深入的有系统的勘察。五月，我们因调查瑞金革命遗迹之便，得到吉安县文化馆刘蓝亮同志的帮助，和熟悉当地情况的肖法藻、刘本渊两先生的引导，曾往该窑遗址试作调查，得到了一些概略的了解。

由吉安县出发，南行二十里到达永和。永和是一个小镇，东边靠着圩江，边毗连村落，居民约三百户。古窑遗址就散布在市街之西及各村落后，由南到北绵延为一华里。每一遗址成一小丘，高出地面由三公尺到十几公尺不等，一般人都叫它窑岭，面积也从二三亩到十数亩不等。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其中较大的十八个遗址编了号，其位置如附图。树陶录上记载：“永和昔有五窑”

入窑的做法。托钵的碎片数量颇多，在永和就有用这种碎片铺街砌的，所以一到那里就看得出当日窑业之盛。

据当地居民谈，过去常有人来购买此地出土的古瓷器（当地称古迹瓷），所以盗掘的风气很盛，每个窑岭都被人挖过，特别是大岭（即附图十二号）被盗掘得最厉害，在过去这里常掘出龙凤碗。十七号遗址范围虽小，但出过菩萨、鸡、鸭、猪、牛，从没有出过碗。按陶录说：“舒姓烧者颇佳，舒翁工为玩具”，这个遗址可能就是舒姓窑的遗址。窑门村后（十六号）遗址，出虎斑碗、梅花碗、叶子碗最多，被盗的情况较轻。抗日战争后，因为没有人收购，所以近年来已没发生盗掘的事了。我们曾向乡干部说明中央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他们一般地都能了解，并愿意注意保护，但主要的还须各级领导方面经常督促检查，加强和扩大宣传教育，这样，对保护文物才能起有效的作用。

关于吉州窑的创始时期，陶录及文房肆考等书都只笼统的说“宋时烧造”，没有说明创始年代。青原山志有“宋时开窑”一语，认为起于宋代。这次我们调查时，曾从当地的人那里借得手抄本“东昌古志”一书参攷，其中钟彦祥的东昌图说记说：“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圩市，祠庙寺观始兴。周显得初，谓之高唐乡属江里磁窑团，有团军主之。及宋建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公事，凡竹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如果所述确实，那么吉州窑实在是创始於五代。

关于吉州窑所用的瓷土，据青原山志说“取鸡冈龙度臙土作器”。在吉安县志上並沒有“鸡冈”的地名，只有鸡公岭在庙坊乡的三十七都，而该地就是现在的永和对岸的金滩村，窑头下等地。而且现在那里仍有制造砖瓦、陶器的窑，他们就是在当地取土作为原料的。在永和市东北的林园里也产陶土，吉州窑原料，可能也取给于此。

这次调查，只是为研究吉州窑提供了简单的初步的参攷线索，希望能因此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如条件可能时，并希望进行一次科学的调查与发掘，以充实中国陶瓷史的不足。

原载《文物参攷资料》1953年9期

最近调查古代窑址所见〔摘录〕

陈 万 里

一九五〇年冬往景德镇，由于陶瓷馆吴同志的引导，发见了湖田附近的胜梅亭（俗称杨梅亭）碎片，是唐代古窑的遗物。嗣后去温州，调查了一向盛称的西山窑。此处的碎片，我在二十余年前曾搜集过。经当地古窑同志及朱伯谦、方介堪二同志介绍，去了一次罗浮乡，调查了坦头、蒲坪几处；实则温州的古窑址，不独在罗浮乡。如长滴岭头（属仁浦乡，与罗浮乡交界）、上山房（仁溪乡）等地，都有碎瓷片堆集的报告，可见当年温州烧瓷之盛。关于这是否就是东瓯窑，各处所烧造的标准作品，它的时代的判断以及与绍兴、甬山等处越窑的关系许多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去温州后，又往余姚上林湖调查，认为如勤子山几处地方，应该有详细发掘的必要，如能尽量把碎片统计研究一下，究竟有多少种类的花纹，以及它的造形，一定可以看到五代时所烧造越窑的全貌。在余姚调查后，又得到董华同志的报告，同去肖山上董。现在把各处所见到的略介绍于次：

江西景德镇胜梅亭窑

到湖田往南山约四五里就是胜梅亭的小村落。在一家农民房屋的后面，见到靠山坡的断面上，堆积着许多碎片，其中有成迭粘住的瓷盏，此处所见的青釉色泽，大体与石虎湾所发见的相同，可是青的显亮部分，微带点绿，这又是不尽相同之处。盏底平，宽边处有窑具支烧的痕迹，盏心处亦然，这证明是两个窑具相迭支烧，底心有釉，盏的外面有凹形压痕。此处所发见的青釉碎片，就是我去年在石虎湾调查时得之传闻的，由此往南，过溪不远，有青釉碎片的地方还很多。另外在湖田过溪不远到盈田村附近也见有青釉碎片。因此，景德镇附近唐代烧造青釉器的地点，除了石虎湾外，又增加了胜梅亭、盈田两处，由此可以断定在湖田、湖田一带是唐代盛烧青釉器物的地区。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

景德镇几个古代窑址的调查

陳 万 里

景德镇自南朝起到今天，陶瓷的烧造，有一千四百年的悠久历史，但是在明代以前的情况，祇是有点文献上的片断记载，缺乏实物的佐证。即使有些实物，那一种是湘湖窑，那一种是枢府窑，好象已经是很清楚了，其实这些古代的窑址，究竟在什么地方？各窑所烧造的瓷器真实情况怎样？都还无可捉摸。何况在宋代以前，更属渺茫不可查考了。文献上记载最早的，所谓“新平治陶，（东晋时置新平镇，唐武德四年就镇置县，称新平）始于汉世。”（浮梁县志）以及六朝时“陈至德元年（公元五八三年）大建宫殿於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江西通志）等等，现在，已难见到当时遗留下来的实物。在唐代的时候，各地陶瓷的烧造，比较以前的确是飞跃地进步了许多，自然景德镇方面，决不致於依然停留在“巧而弗坚”的一个低火候的阶段，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是唐代景德镇所烧造的陶瓷，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尽管文献上有“唐武德中（公元六一八——六二六年）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浮梁县志）“镇原名新平，以位居昌水之南，故又称昌南镇。”（陶录）以及“霍窑瓷色亦素，土堪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陶录）二段记载，陶民霍氏所制作的，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是无法证明。这次调查，竟在石虎湾首先发见了许多唐代所烧造的碎片，我认为这是唐代景德镇的实际遗物，在我国陶瓷史上还是第一次的发见。

石虎湾位于湘湖与湖田之间，离镇约二十里，公路靠小山坡，左边碎片及烧窑工具，堆积极多。可以想见当时修建公路的时候，是穿过这个碎片堆修筑的。碎片的胎土，均属灰色，这是利用当地泥土所烧造的物品。胎骨一般较厚，偶而也有很薄的。盘底宽边，重迭入窑，因此宽边上有支烧的痕迹，盘心里也有敲去支烧的遗存部分。底心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土的东西。青釉带黄，象一般人所称的蟹壳青，但是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就

是所谓橄榄色。施釉极薄，有极细的纹片。还有青釉的洗，平底不挂釉，浅盘外面有凹纹，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就大体上说，跟岳州窑相近。根据陆羽茶经所批评的茶铤，“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的次序，是当时岳州的作品，已居第四位，并且就最近二十年长沙所出土的情形看来，岳州青瓷的生产量很大，可能会影响到景德镇的制作。虽说婺州（现在浙江的金华）距离景德镇较近于岳州，不过在今天还不能充分证实婺州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证明二者间的关系的。

石虎湾除唐代的碎片外，白釉的也有。斝盘的底足较高，底心填以渣饼烧造，胎土纯白，是宋代早期的作品，因此石虎湾的碎片范围颇广，据当地人讲，相传此处有三十窑。这种传说，虽不足信，可是当年窑场之大，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往南，过溪不远，青釉碎片还很多，更可想见唐代烧瓷，在石虎湾附近，是盛极一时的了。烧造的时间，可能从唐代起，一直延续到宋，如此继续了数百年的一个窑场，在长江南北以至黄河两岸，确很少见。要是能够在这里发掘，或者可以发见许多珍贵材料。

石虎湾唐代碎片的发见，我个人认为这是景德镇唐代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实证，尤其是与岳州窑相近的一点，更可证明早期的景德镇，也是属于唐代青瓷的系统。

其次，关于宋代景德镇瓷器的调查，从文献方面稽考，北宋方面见之已往的记载，是这样说的：“景德窑宋景德（公元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年）年间烧造，土白垠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故，著行海内，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陶录）后来元代蒋祈陶记略所说：“景德镇陶……埴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款，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这些话，那是对于南宋时景德镇瓷器的说法。不过无论北宋南宋，我们对于宋代景德镇瓷器的认识，一向是只能就己往几件出土的东西，所谓影青之类的，给以一个南方宋瓷的笼统说明。何况对于影青的看法，还有牵强到汝窑方面去的，所以根本上对于影青，极为模糊。同时影青作品的出土范围很广，如北方仅金故都以及黄河南北各地，影青的碎片，都能找得到，因此更加深了对于影青原产地的迷惑。其实在蒋祈的记载里，已经

~ 8 ~

说明当时景德镇瓷窑的数目已有三百余，其他地方小窑还不在此内，生产量一定是惊人的，因此影青瓷器盛行于全国。到今天各地还能随处发见它的碎片，那是不足为怪的。其次，我们所知道的，在湘湖、湖田两处，宋元时已有烧窑。而文献的记载，如陶录的“镇东南二十里外有湘湖市，宋时亦陶，土墙埴，其体亦薄，有米色粉青二色”以及“湖田窑镇河南岸，口有湖田市，元初亦陶，土墙埴，质粗多黄黑色，即洗白者亦微带黄黑，当时浙东西行之器颇古雅”的话，并不十分具体；同时如郭世五之流所定名为湘湖窑的作品，又是那么含混，因此，所谓宋代景德镇的瓷器，到今天尚难以有确切的肯定的答复。

这次我的调查，即先就湘湖、湖田两处着手，其次及于别处。

(1) 湘湖离镇二十五里，街的附近据说都有碎片。我所去过的地方，计：在街北，过田埂，山坡下面，有两处，地名窑前山，碎片极多，胎骨都很坚致。也有灰胎的，釉作灰青色，东西极粗，宽底足，与石虎湾的唐代作品相近，不过此处所发见的较少。在街的南头，转西，近溪边，地名窑栏山，碎片的胎骨极细腻洁白，釉也匀净，较大的盘洗，外部刻着莲花瓣，制作极规矩。其中白釉的，光泽象北方当阳峪窑，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粉定，这种碎片极少。底足色釉，烧造的方法，也是底心填着渣饼。白净的底足外围，往往釉厚处，作淡青绿色。较粗的作品，胎作灰白色。胎骨较厚，而水青色很显著的，最为普通。此外还有圆平底，淡青釉，画着莲花瓣。总之，此处碎片有唐代粗制青釉，北宋早期极为精美的白釉，以及南宋施釉厚胎携带灰的种种作品，所以是很复杂的。

就湘湖碎片中所见到的洁白胎土，我觉得当时所采用的原料，决非远隔景德镇九十五里外的明砂高岭；更不是距离遥远的祁门土，因为最近在距镇极近的几处地方，发见了有很好的瓷土，可以假说当时的瓷器，一定是用了湘湖附近瓷土所烧成的。同时，最近景德镇瓷业工人还发见一种釉果，烧成后洁白似粉，原料就是在景德镇附近山中。据此可见当年湘湖一部分所用的釉果，或者就是这种材料，才能有那样的成绩，也很难说。

(2) 湖田离镇约七里，从李村过渡，斜向东南方去，就在南山脚下。这里烧瓷的范围极大，沿着南山从西往东，随处可以见到碎片，不过在西边的多是明代青花粗器。沿村外小溪往东，一

路上的宋代碎片，俯拾即是。上岭后靠着岭的左方，下坡，或者就从小溪东南小路走过去，在向着东面的斜坡上，尽是极精美的宋代影青碎片。胎骨极薄的，看得出是盘与盏的制作。较厚的，可是划花的线条，都能透着光。水青色样的釉，令人一见有明朗轻快之感。还有不少图案，完全摹仿定窑的花纹。本来定窑的白，是一种乳酪样或者牙白色的白，而湖田的白，都是釉中带着微微的淡淡的一层清亮的浅湖色，这是北方的定，与南方影青的不同处。同时，除了图案是摹仿定窑以外，其他造形方面，如盘洗的浅浅的式样，以及烧造方法的复烧等等，都是依照定窑的制作。因此，所谓南渡以后，曲阳工人之自北南迁，到了江西，继续烧造定窑风格的东西，遂成就了南定的一种作品。根据这许多的碎片，证明了这个事实。

此外，湖田的碎片，有极优美的刻花花纹，胎骨的洁白无疵，就是比之现在景德镇所用的瓷土，祇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文献上所说的湖田窑，器质粗，多黄黑色，就是洗白的也微带黄黑的話，並不是绝对的。至于制作上的特点，除复烧外，都用渣饼，因此底心往往微凹，致使盘心稍稍高起，这是用了大型渣饼烧造的结果。复烧的匣钵大大小小的都能找到，由此可以明了宋代复烧的烧造方法。

此处有陶土水碓以及制成土块的工场，就是景德镇所用的河西土。陶土原料，由此进南山，並不很远。

(3) 南山里是从镇的南面过河，沿河往西约二里进山，沿路都有碎片堆，渡口一处较多。碎片尽是白釉，胎厚，制作在湖田窑下，大约是宋元间烧造比较粗一点瓷器的窑场。其中有凹底，也用渣饼造的。盘洗白釉的色泽，颇似松府，但是未曾找到有松府文字的碎片。

最后，关于明代瓷器除了御窑厂所烧造的以外，当时的民窑极为发达。此次调查结果，在镇北四围里往东北董家坞地方，果然找到明代民窑所烧造的青花碎片。底有“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仿宣）、“大明年造”、“万福攸同”、“玉器佳器”、“食禄佳器”、“上品佳器”、“食禄万钟”等字样，盘心的文字有“福”、“寿”、“万”、“贵”、“善”、“博古斋”、“白玉斋”、“清风明月”、“状元及第”等等，种类很多。盘心或盘心的青花，画着花鸟人物山水，都是随笔所至，

极其自然，因此意趣颇佳，这胜官窑一板一眼的刻版方式。青的颜色，亦极淡雅。一切制作，都显现出民间窑的自由写实作风。由董家坞沿公路前进，是朱家坞，碎片到此为止。此外河西车站附近，以及过小溪往北，均有青花粗器的碎片。

总起来说，景德镇的古代窑址，在浮梁县区域以内，尚未发现的，为数极多。就是在波阳、婺源两县县境以内，也还有不少。据说景德镇的烧瓷，本来就从婺源方面发展过来的，不过这些话都是一种传说而已。景德镇附近百里以内都有瓷窑，那是可以肯定的。如能继续此种地面的调查，可能有更多的收获，对编写我国陶瓷史，必能提供丰富的材料。

在此稿写成时，景德镇陶瓷馆筹备处的管同志来京，谈到该处曾根据我在湖湖、湖田等处蒐集碎片的方法，派人进到婺源县清华调查，发见烧窑的地方不少，而由湖田向南在三宝莲附近尤多。所见到的碎片，如：（1）柳家湾：白釉篦形划花碎片颇粗（南宋）。（2）牛屎岭：白釉宽底足素碎片；影青螭心印花梅花碎片（宋、元）。（3）枫湾：粗影青碎片（元）。（4）三宝莲：影青划花碎片，白釉宽边盖洗碎片（南宋）。（5）南市街：白釉开片外，有莲花瓣盘洗碎片（南宋）。影青划花碎片（宋、元）。（6）宁村：葵瓣白釉开片，浅蓝碎片（南宋）。

可惜我所见到的碎片，数量不多，还不容易分析每一处地方的特征。我希望在将来会进行一个有系统的调查。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

吉 州 窑

江西省文管会

瓷器是我们祖国一项伟大的、有独创性的发明，所以我国有“世界瓷国”的光荣称号。而江西又是一个著名的瓷器产区，名震全球的景德镇，即被誉为我国的“瓷都”。每当人们谈起瓷器时，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景德镇；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除景德镇外，我省还有另外一个大窑场——吉州窑。

吉州窑在吉安市南郊八公里的永和镇。从吉安市去永和，过

了神岗山渡口，就会发现地面上有许多破碎的古瓷残片，行至寺前村，这种瓷片遍地皆是，再行二里，便抵永和镇，这里不仅瓷片成堆，而且大街小巷的路面全部都是用瓷片、窑具铺成的。

永和镇是滨近圩江的一个小市集，现在全镇人口为有三百多户。但市区四周地表的屋基很多，它说明着过去这里的繁荣景象。由于吉安市在隋代称为吉州，经五代迄宋，名称不变，所以这个窑场就被称为“吉州窑”也有称之为“永和窑”的。

根据“景德镇陶录”的记载：“宋时吉州窑，共有五窑。”它认为吉州窑瓷器的生产开始于宋代。而“东昌志”又说：“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这又说明该窑为五代创建。但据解放前后一些陶瓷专家的多次调查考察，认为它所生产的一种釉花青瓷器是唐代的产品，故推论该窑应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所创建。至于该窑的废弃，据明代晋昭的“格古要论”一书的记载，说吉州窑在元代就已经停止生产，到明代初年成为遗址了。这种记载是否正确，还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吉州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现今永和镇的西侧，除了极疏落的村庄外，尽是一片广阔的田畴，一些大小不同的土丘断续的点缀其间，吉州古窑就依丘而建，一钱排列，大小共有二十二座窑岭，分布可称密集。象这样一大片的古窑遗址，在国内尚少发现。

吉州窑的产品种类很多，有青釉瓷、绿釉瓷、黑釉瓷、白釉瓷和彩绘瓷。它的器形有碗、瓶、缸、壶、盘、炉和玩具。其中以黑釉瓷最多，是有代表性的作品；而细腻的白釉瓷则是它的高级产品。吉州窑对产品的装饰艺术是很讲究的，它运用了洒釉、剔花、彩绘、剪贴等手法，使成品晶莹光洁、富丽美观。尤其是剪贴花手法，更是该窑劳动者的独特创造。他们将人民所喜爱的民间剪贴艺术巧妙地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因而图案本身的民族色彩更强烈了。吉州窑所烧造的玩具，在宋代是极负盛名的。它的产品有猪、狗、鸡、鸭等种，题材多样。据很多文献记载：当时有个叫舒翁的人最善于塑造这种玩具，尤其以他的女儿舒娇的技艺最为出色。他们是我有古代著名的民间瓷塑艺术家，在我国造型工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吉州窑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景德镇陶录”说：“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后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随之

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它说明吉州窑停止生产，是因为受了封建势力的压迫所致。窑场倒塌后，工人们多逃往景德镇去做工。而永和民间也流传着“先有永和窑，后有景德镇”的说法。

但是，这样一个国内外闻名的古瓷窑址，在解放前却遭到严重的破坏。空谈“国粹”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不仅不加重视，而任凭英国的、日本的所谓“陶瓷专家”到这里乱行盗掘，许多出土的精品被劫往国外，使我国的文物古迹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已将其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来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发掘，一定能给我国的陶瓷业生产、陶瓷史的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料。

原载《文物工作资料》1963年5期

盱州市七里镇发现宋代窑址

王 澄 臣

江苏省文物局盱南文物普查工作组为了核对文献资料和彻底摸清盱州市文物的情况，特于今年4月13日通过市人民委员会文教科召开了盱州市社会人士十余人的座谈会，在会上宴伍周先生反映出七里镇的窑址。次日工作组就根据反映前往实地调查，发现七里镇有宋代窑址数座。

七里镇位于盱江东岸，距盱州市七里，有上窑、中窑、下窑之称，上、中窑产瓷器，下窑产陶器。上、中窑址当时通布于岭背村附近，有瓦钵岭四座，绵延里许。满岭现尚堆积陶瓷碎片及匣钵，采集到的瓷片有黑色、褐色及影青等釉色。釉水和制作形式与永和镇窑相似，现尚存窑址两处：一在田中，周围约2米，据群众谈，窑址周围是低田，宋时是窑坑河的河床，为运陶瓷器出盱江之处；一在陈家巷十一号对面小土坡上，四周均为民房，中央空地有突起四、五米左右高的土丘，直径约10米，土丘的西面，很明显的露出窑砖，黄烧土和瓷片，在窑顶的西面下边露出窑的洞口。下窑窑址在下窑村后高地上，高约7米，直径平均约10米，外围地面暴露有瓦片，仅北面露出半个窑断面，高约2米，

窑顶成卷形，以小砖构成，窑内积有烧过的黄土瓦片和瓦坯等。

工作组为了找寻七里镇的瓷器，曾遍访附近村民，但未曾发一件，由此可见七里镇窑被废确属很早，所以许多文献如旰州府县志及江西陶瓷沿革等均未著录。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8期

复查七里镇古窑址

郭 达 谓

旰州市七里镇古窑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14日我们进行了一次复查。

窑址在旰州城东七里镇地区的贡江东岸，西距江约一公里许，东背陡峻的扛垭小山顶，从现存地层观察，窑址附近不产瓷土及陶土，但在扛垭土之下却有一层黄白色粘土层，是否可作陶瓷原料，尚难断定。

此地西靠贡江，西北近旰州城，交通方便，且因地势较高，可免贡江水患，很适宜窑业的发展。

七里镇西北五、六里许的“上窑下”与“下窑下”地方，1958年我曾发现十数座古代陶瓷遗址，与七里镇连成一片长达十七、八里的窑业区。“上窑下”与“下窑下”地方的窑址，表面遗留文物很多，经采集的有钵形器、碗、杯、碟、火铳等器物，器表均施青褐色釉，不易脱。根据“上窑下”一座暴露的窑址观察，此地窑址均属阶梯形，内壁烧积土很厚。我们认为这批窑址当属元明时代。

七里镇古窑遗址，有保护单位名单云：有窑岭三个，窑顶圆形”。此次复查，除原来三座外，并在其东南新发现九大古窑堆积，其中最大者，面积约有50余平方公尺，高约30余公尺，小的面积亦达30余平方公尺，高20余公尺。这12座窑址，计有陶窑2座，瓷窑10座，前者暴露的遗物多为钵、盘、碟、碗，其中又以钵为最多；后者多为碗、杯等，其中碗占绝对多数。我们这次采集的器物，有陶碗2件、盘1件，碟5件，钵因体大破碎，故未采集。碗、碟火候很高。器表所施釉色为浅赭黄色、褐色、褐蓝

~ 14 ~